

抗戰勝利前後（下）

張 儒 和

任第七十九軍參謀

青年軍二〇三師在瀘縣成立，二弟張爲和從北平輾轉入川，當了青年兵。我們分別十年沒見面，趁着未放榜的時候去了趟瀘縣，兄弟相會分外親切。二弟原在北大讀化學，抗戰期間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被日寇發現冒死逃離，放棄教員不幹，一心當兵殺敵報國。在瀘縣停了幾天，不料川江航運「領江」罷工，輪船停開，我急着回重慶看榜，祇好坐木船下合江，轉重慶。二十八日傍晚趕回重慶，立刻奔往朝天門軍委會門前看榜；正榜錄取一百名中找不着我的名字，却在另外一張榜上看到我的名字。那是因爲「隊職經歷不一，須補服隊職人員錄取二十二名」，我名列第一。眞想不到，馳驅南北戰場，居然隊職經歷不足。錄取的同學們七月一日都去山洞報到，我却

在軍令部門前等批示，憑我「第二十一師六十三團三營少校營長」的三張委員長發的獎章執照，資格應該無問題，我設法謁見了張秉鈞廳長請求設法幫助，張雖認爲有理，結果還是批示：「該員詳歷所載步兵營長一年六個月，不滿規定年限

，所呈獎章執照不能抵補年資，仍依規定補服隊職……」張秉鈞廳長表示，補一年隊職並不吃虧，明年不用考就可進入二十二期。沒奈何，只有照命令行事，誰知這一補就是三年，還幾乎因「改制停召」，而進不了陸大。

在戰時陪都重慶一住兩個多月，精神物質都受煎熬，這時旅費用完，阮囊羞澀，連那只金戒指也賣了。

我從瀘縣回來，住不起旅館，在軍令部找到老同事賈魁棟，在他宿舍裡打地鋪，飽受蚊子臭蟲之苦，打電報向軍部請援不見回音，邵令又限期向七十九軍報到，真是急煞人，熬到七月底，眼看二十一期同學出發去昆明見學，我則搭燒木炭的「黃魚」車，晃了三天，到達以產糖出名的內江。

七十九軍在湘西會戰中損失很大，軍長王甲木陣亡，全軍調到四川整補，新任軍長方靖由六十六軍軍長調任，到職不久，在內江楠木園軍部接見我們六位補隊職的，當下決定分派九八師、一九四師各二員，我和李壽沅則留在七十九軍參謀處當參謀，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沒得話說。

日寇投降帶來隱憂

八月初連續傳「號外」，先是日本廣島捱了第一顆原子彈，接着長崎又着了一顆，眼看着小日本要完了，俄國大鼻子趁火打劫出兵東北，直至日本投降的大消息到來，幾乎令人不敢相信。那天，我和李壽沅正在內江戲院看話劇「紅玫瑰」，時正二十二點零五分，還沒散戲大伙就跑了，鞭炮聲、鑼鼓聲，直鬧到半夜才盡興。那晚下起雨來，沒回軍部，投宿文英旅社，一夜思潮起伏睡不着，起來寫信給在瀘縣的二弟，成都的三妹，憶八年抗戰，想未來如何？中共問題是一大隱憂，可能引起大亂，我對復員不抱樂觀，勸他們慎重考慮，十年來的還鄉夢何日實現，有誰敢講？在勝利狂歡聲中，寫了這麼多喪氣話，也是眞心話。

八月十五日，中、美、英、蘇正式宣布接受日本投降，正好是我離開北平十週年，離開南京八週年的紀念日。七十九軍移防到宜賓，也是這一天開始行動，真是無巧不成書。我跟着參謀處同人一起行軍，從內江到自流井都是富庶的地方

，風光不錯，往南走進山區，就現出農村的凋敝，民間苦況到處可見。五天的行軍，歷經富庶與窮苦，繁榮與凋敝，對比鮮明。走下山區就到了舊稱敘府的宜賓縣城，駐進有名的舊府衙衙門虎堂埧。

到宜賓不久，被派充幹訓班軍士隊長，底缺還是軍令部附員。軍士隊的規模很大，有步兵、砲兵、工兵、通信兵四個區隊，學兵二百多人，駐在虎堂埧裡面。學兵從內江行軍發生不少事故，原任隊長是參謀處資深課長因為不想幹，才派我這附員來接，對我是個考驗。到差就開誠布公以身作則，認真辦教育，三個月下來大有進步，結業前舉行聯合演習，幹部超級指揮，真正達到了訓練的目的，結業時舉行閱兵及分列式，軍容壯盛。七十九軍久在前方作戰，這樣的幹部訓練前所未有，軍長滿意，還要接着辦第二期。

「九三」勝利紀念日，「九九」南京受降，宜賓各界擴大慶祝，白天遊行，夜晚提燈，充滿勝利狂歡的氣氛，各級學校遊行行列長達數里，軍士隊學兵們荷槍輓砲（騾馬輓曳式山砲），高唱軍歌走在前頭，威風十足，軍民都很振奮。後來應地方之請還在虎堂埧舉行一次裝備展覽，據說是宜賓僅見的一次。

那年在宜賓過春節，與前兩年大不相同，一來軍士隊剛結訓，我又將調職，心情輕鬆。二來宜賓過年氣氛很濃，到處有吃有喝有怡樂場所，賭風也盛，我無此雅興，祇有守大營（值星）。初五那天，約了幾位光桿朋友一同去郊遊。宜賓在長江上游，金沙江與岷江會合點，南岸有一白

塔，建於宋代，塔高九級，可拾級而上，俯瞰敘府，城廓宛然，江流如帶，風光如畫。塔側有大寺院：觀音寺、文殊院、東山寺及睡佛寺。遊客香客，紅男綠女，香火鼎盛。由白塔沿江尋至流杯池，有祠上書「丞相祠堂」四個大字，內祀諸葛武侯及黃山谷（庭堅）。流杯池在大石縫中，石刻迴旋，水流其中，石上刻字甚多，記昔日山節宴遊盛事，景雖好但無人管理，凌亂不堪，亭閣亦頹，名勝如此，令人興嘆。過橋至吊黃樓，渡江而返，偷得浮生一日閑，身心好不暢快。

校閱整編四川部隊

過了年，命令發表我到一九四師任參謀主任，師部駐內江，又回到老地方，到職前軍長召見我，囑咐注意部隊訓練，幫助師長整飭紀律，後來才曉得這次調職實在偶然，前任主任，因為和一位袍哥大爺的姨太太姘居，「不愛江山愛美人」，被人檢舉所以掉了差。師裡賭風很盛，軍長選了我，大概認為我不擅長這兩樣，訓練也在行，所以由附員一躍而派上主任。師長魏傳文表示歡迎，並宣布代理參謀長（參謀長孟祥武受訓未返）對司令部全權負責，師長兼任內井警備司令，坐鎮在內江城裡，不常到師裡來，師部駐於距城八里的聖水寺，我就負起實際責任來，整頓幕僚業務，注意部隊訓練，同事們大都能合作，工作之餘領頭打籃、排球，到沱江裡游泳，球隊常和內江各校教職員隊、酒精廠隊、記者隊作友誼賽，互有勝負，有些同事偷偷打幾圈衛生麻將雖無傷大雅，但影響紀律，不能不約束。內（江）

井（自流井、貢井）是糖鹽產地，地方富庶，袍哥和煙賭離不開，警備部職權頗不小，師長直接掌握，我祇好在師部「獨善其身」了。

勝利後，國軍實施整編，積極進行大量裁軍，正當馬歇爾調停之際，共軍却大事擴充，進行叛亂。我們遵照政府命令實施整編，魏師長帶了好幾年兵，胸有成竹，過端午節命令下來，師改編為整編第一九四旅，原三個團編併為二團，仍各轄三營，戰力減少了三分之一，軍官裁減很多。司令部縮小了，參謀長改為主任，政治部改為新聞室，對於各人的去留，師長為表示公開，徵詢各人意願，有人願留，有人願到軍官總隊，也有願遣還鄉。我表示願調附員待命，師長答應報軍處理。同人相聚雖短，感情不錯，分別在即不勝依依。

當時這種整編，實在有損士氣，也自毀長城，尤其在前方與共軍戰鬥的部隊，其影響之大無法想像。軍改編為整編第七十九師，除部隊縮減外，幕僚機構並未改變，我又有了出路，發表參謀處第二課課長，上任前自己覺得，到四川不遊峨嵋豈不冤枉，決定繞道樂山一登峨嵋，剛好二弟從青年軍退伍，要到成都，一同搭車到樂山，渡岷江過青衣江，至峨嵋縣城，車抵山下報國寺，三天登上峨嵋金頂，一天就下了山，寫峨嵋紀遊的很多，我所見也無特殊之處，日記雖在，不抄也罷，以前二上青城（山），今又一遊峨嵋，不愧為「老四川客」也。

古人說：「天下山水以蜀為最，蜀以嘉定為最。」從峨嵋回到嘉定，遊興大發，渡江登凌雲

、烏尤二山。凌雲又名大佛寺，建於唐開元間，巨大佛像依山雕刻，聳立江岸，激流繞佛脚而下，寺亦大，旁有蘇子樓及東坡讀書處，後有塔，可以攀登眺望。渡小河至烏尤寺，樹木濃蔭蔽天，清幽不下青城。山半有亭，于右任先生題有「似得廬山路」一匾，寺中碑拓很多，買了幾冊。在樂山與二弟分手，他北上成都，我東下敘府，在船上讀書，讀到杜甫詩：「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戰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縈迴心中，激盪不已。

部隊整編後戰鬥序列也有調整，在成都以西雙流新津一帶的暫二師整編爲旅，加入序列，九八旅駐樂山犍爲一帶，兼樂山警備任務；一九四旅駐內江瀘縣一帶，兼內江警備任務，上面受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的指揮，又要受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的節制，任務繁重。整編完成，方靖師長親率校閱組到各部隊校閱，我剛到就被派爲分組長，兩個分組十幾位校閱官，浩浩蕩蕩從宜賓出發，乘船坐車，走路騎馬，經樂山、夾江、眉山、雙流到成都，再經簡陽、內江、自貢市到瀘縣，走遍所屬各單位，點驗部隊編成情形，也舉行各種測驗，以評定成績和戰力。一個多月馬不停蹄，走了大半個四川，在成都休息二天，去晉見上級衙門川康綏署，綏署對我們非常客氣，平時對我們亦無何要求，祇是常轉達「公事」等因各等因，奉此又奉此，廢話連篇，看着有些頭痛。成都是舊地重遊，這次沒時間玩，匆匆又趕路。擔任這個分組長，白天檢查部隊、

看演習、辦測驗，到處跑。晚上回來整理成績寫報告，忙到半夜。回到宜賓，校閱總報告也要我寫，並且要發布成績，對上對下都要有個交代。這是抗戰勝利後國軍整編的一般情形，也是應該一述的大事。

兼辦警備情治業務

回到一別半年的虎堂埧，住在參謀處，接管第二課，主持情報工作，又兼辦敘瀘警備司令部的情治業務，千頭萬緒，很忙了一陣子，聽說前任課長又是被告垮的。川南情況複雜，師長要求又嚴，內外的壓力都大，我沒管過情報，這是「拿鴨子上架」，硬着頭皮幹。課裡同人都很好，還有同補隊職的賀湘俊兄幫忙，一切都還順利。外動單位指揮六個諜報組，軍警聯合糾察隊，協調警備督察處、稽查所、各縣警察局及宜賓、瀘縣兩個水上警察局。瀘縣設有辦事處，彼此保持連繫。我凡事小心應付，謹慎處理，真有臨深履薄之感。補隊職進入第二年，國防部代電到師：「派補隊職各員年限已滿，在未召集前仍暫留該師服務，仰將服務情形報部，並轉飭遵照安心服務。」等因奉此，沒得話說！

三十五年秋天到三十六年夏天，這一年中，中共叛亂擴大，美國調處失敗，到處烽火連天，四川雖稱安定，還是隱憂重重。我的情報工作多是「敏感」問題，警備治安更是複雜。還進行過刺煙工作，把劉文輝的屯壘區鴉片剷了個乾淨；又在川滇黔邊區清剿土共，把龍雲老弟龍成堯趕出老巢；川南社會問題嚴重，更是中共發展的溫

床，早已佈下組織，處處埋伏；敘、瀘是雲土集散地，袍哥勢力與煙賭不分家，在這種環境中开展工作，談何容易？我沒有什麼本事，祇有站定脚跟，努力以赴。工作同人都能充分合作，士氣很高，工作餘暇，大伙在一起打打球、唱唱歌，兼差平劇社，唱了幾次老生、黑頭的戲，過了不少戲癮！

唱了一齣「真假李逵」

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肥」，在宜賓大家都知道有個管情報的張課長，一不「嗨袍哥」，二不出鋒頭，三不沾煙賭。甚至外面應酬也沒有，找不出毛病，稱得上是條硬漢，也就少不了「仇家」。一年中辦了幾件大案子，因為執行認真，得罪了人，不知誰在師長跟前「通」了一下，說我張某人抓煙賣放毒梟，繪聲繪影煞有介事，方師長治軍嚴，嫉惡如仇，聽後大爲光火，幾乎要下令押人；我聽了也非常激動，自動請查，煙販煙土犯在押的不少，絕無人情可講，有案可稽。同事們都爲我不平，幫忙去查。結果有位冒牌「張課長」被揪了出來，不是外人，正是在師長公館服務的張副官，他溜出來冒名撞騙，唱了一齣「真假李逵」；方師長覆水難收，祇好公事公辦！

三十六年八月，補隊職已滿兩年，連個代電也不見。我們補隊職的各處打聽消息，國防部裡朋友說陸大要改制，另成立國防大學，確期未定。山洞陸大二十一期同學說，不久要遷校回京，到京後再召考二十二期學生，究竟孰是，令人傍

程。抗戰勝利已二年，離家也有十二年，很想回去看看。

九十二軍轉戰華北，老長官來信希望我同軍，吳團長更盼望我能接長六十六團，種種原因，使我心動，決心請假回家省親，幾位長官都很同情，同事們更清楚這一切，還盼望我趁此解決終身大事。師長從南京開會回來，也知道陸大召訓無期，對於我請假省親，當面允准來回二個月，並准預支三個月薪餉，外贈旅費八十萬（當時中校月薪四十萬），並囑早去早回，未來工作則另予安排。我深謝厚愛，過去二年所付心力並未白費；同事們知道我要走了，多有饋贈，連續送行吃個不停，每人大醉，直到登上民福輪，才算揮別故府。

回平趕上祖父華誕

由重慶白市驛機場搭上中央航空公司班機，飛越蜀山秦嶺、黃河平原降落西苑。及抵家門，不改舊觀。高年祖父母料不到我回來這樣快，好不高興，祖父前年曾寄詩云：「目煎峨嵋臨巖帖，未慰十年遠別情，遊目山川等閒事，老人只是盼時平。」說我離平是乙亥七月十三日，今於丁亥七月十三日返平，相值亦巧矣。

農曆七月二十四日是祖父七十七歲生日，在東北錦州鐵路局工作的父親也回來祝壽，我從九一八事變在東北離別父親已經十五年了，父親雖然還很健康，但歷盡艱辛，曾受日寇拘禁年餘，備受酷刑，幾乎喪命。勝利後到錦州接收，又遭共黨阻撓破壞，言之痛心。父親在平住了幾天又

回錦州，我本想去錦州一趟，後來鐵路中斷，錦西會戰又起，重返東北之願就此打消。

九十二軍在冀東剿共作戰，奉命增援東北，我到唐山軍部時，二十一師已出關到錦西了；吳冠軍團長此時已調升副師長，六十三團由軍副參謀長調任，部隊剛到錦西就與共軍打上了。回到軍部既沒趕上出關，也幫不上忙，在唐山、灤縣、豐潤等地訪問舊友，冀東幾縣縣長多半是老同志，收復區兵來匪去，始終不平靖，真是民不聊生，滿目瘡痍，在冀東轉了一圈回北平過中秋。

表妹作伐找到美眷

回到北平，家人忙着提親，表妹介紹她的同學楊文鶴給我認識，使我們有情人終成眷屬，終生感念。

文鶴師大畢業後，在通縣女師教書，只有寒暑假才回平，我到北平不久，她就開學去通縣了。彼此除魚雁往還外，平通道上不知共度多少晨昏，終於在親友同學的祝福聲中，由雙方家長主持在北平東單社交會堂舉行訂婚典禮。訂婚後一週，兩個月的假外加續假一月已滿，宜賓早已來電催促動身，此時南京方面有了入學的消息，決定先到南京一探究竟，順便接母親一同入川。匆促搭機飛京，所訂中航機票還是未婚妻文鶴教書所得，說來實在慚愧。在南京接到母親，可是入川船票難買，費了不少力才買到二張統艙票，此時入川之難又和抗戰初期差不多了。華源輪從南京到宜昌溯江而上，十天航行二千八百八十里，母親早年到過安慶、武昌，入川還是初次。在宜昌費

了不少周折換乘民生公司民泰輪繼續西上，我們買的是六折優待票，每人法幣四十六萬，並不便宜，可是能買到票擠上船，就很不容易了。

四次入川奉母隨行

第四次入川，還是過三峽入夔門，船過奉節停泊較久，同船幾位朋友相約上岸遊白帝城，母親也一同參加；上岸過小溪，在沙灘上走了幾里，灘上亂石堆集，好像有些陣式，岸上人家說是「八陣圖」，母親記起杜甫：「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的詩句，身臨其境，不禁低迴。距城八里下關，長江直下左折成灣，白帝城扼壘塘西口，瀾瀾堆聳立江心，激流洶湧。山脚有廟名「鎮江王寺」，俯視瀾瀾伏於水中，拾階登白帝城，城高出水面約百公尺，西式三層樓一幢據山而建，為張鈞（伯英）所築，留有彼之題字，登三樓俯瞰大江如帶，瀾瀾如牛，遙望瞿塘峽，兩岸壁立，江流其下，如絲如縷。母親即與吟曰：「白帝（日）依山近（盡），長江（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母親是初次入川，我已五過三峽，有此機會遊白帝，覽瞿塘，一窺瀾瀾之險，真是不虛此行。

母親到了重慶，二弟迎去山洞奉養，他已在市立二中任教，有能力奉親矣。此際陸大還沒遷移，據校方告知二十二期初試如期舉行，複試要到南京，入學當不致落空。回到師裡，聽說參加重慶區初試錄取七人，較歷年為多，想是受了我們來補隊職的影響。不過後來複試僅祇一人入學

，却是受了部隊移動和出川剿共的影響，甚為可惜！

離開七九師四個月整，師部已由宜賓移到瀘縣，元旦趕到師部，同人相見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師新成立了補充團，由參謀處兼處長范倫調充，師長要我代理處長，又要成立前方指揮所，部隊有向川東移動的態勢。回到部隊就閒不着，春節在忙碌中度過。瀘縣是水陸碼頭，比宜賓繁華，過年更加熱鬧，部隊過年也少不了吃吃喝喝，但嚴禁賭博。瀘縣有一個可以跳舞的軍民聯誼社也被查禁。因此影劇院生意特別好，幾家電影院都是座無虛席。忠勇劇團聘來名旦夏韻秋演出，賣座亦佳，但物價波動很厲害，國防部年前發給我一筆負傷撫卹金十二萬元，本想買個金戒指準備結婚用，一問金價每錢一百四十萬，還買不到一分金子，怎能打戒指，祇好買了一條不銹鋼鍊帶，也算派上了用場，這樣的撫卹真叫人啼笑皆非。

完婚再到陸大深造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抗戰勝利二年多，四川也沒過什麼好日子，後方警備治安問題重重，川東北傳匪警，師部在川東設前進指揮所，由第一課課長陳臨雲當參謀主任，他剛從川南與文家鄉競選國大代表回來，就匆匆上任了。部隊有出川消息，有眷同人忙着安頓家眷，也有趕着結婚的，不太安定。就在此時，陸大召集入學命令到達，長官同人歡送盛情令人感激，師長厚贈旅費，參謀長勉我結婚後入學，我

帶着感激和謝意登程，由小市搭上火車離開瀘縣，那天正好是三一八，又是個難忘的日子。

第四次出川，還是乘飛機，央航機票第二天就要漲價，行轅的朋友幫忙先買到了，提早啟程，我決定先回北平結婚，因為時間緊湊，一切都開快車，兩家都忙得不亦樂乎，她家說沒備好嫁粧！我家說沒準備好新房，我不在乎這些，祇要成禮就行。就這樣當時任北平空軍子弟學校教導主任的楊文鶴與四川飛來的陸大進學員張儒和，於三十七年四月四日午後六時，在北平東單社會餐廳舉行了婚禮。那年我三十歲，文鶴廿五歲，彼此携手走進禮堂。同時進入禮堂的是我的表妹楊孝芬和新郎張治寰，我倆和他倆互為介紹人，也互為賓相，其中三人是師大同班同學。親友同學，賀客雲集，都溶入歡樂和祝福聲中。喜的是從瀘縣同來的補隊職同學賀湘俊與北平師大助教白玉清小姐也於四月六日在北海漪瀾堂舉行訂婚禮，我與文鶴當了現成的介紹人，春光明媚，花好月圓，真的是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孝芬、治寰已從臺北師專教授退休赴美，湘俊少將退役，玉清從臺中師專教授退休，都已桃李成蹊，兒孫滿堂）。

陸軍大學正規班第二十二期，於三十七年四

月二十二日在南京湯山陶廬舉行開學典禮，一百二十四位青年軍官，從中尉到中校都有，補隊職的二十二位大員一個也不少，連在前方剿共的三個軍的同學，也都勝利歸來，真不容易。其中徐克林學長被選為首任學員長，我和湘俊兄從北平匆匆趕到，時間是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再遲一天，就趕不上開課了。

憂患餘生隨分報國

在憂患中成長的我們沒有一點奢想，費了千辛萬苦，才進了陸大，好滿足、好得意。我的三十年華一半時間是在戎馬倥傯中度過的，功名也好，塵土也罷，過去的一鱗半爪，都成了雪泥鴻印，信筆寫來，無限感慨！到如今我已是六十幾歲的人了，卸下征衫亦有數載，憂患餘生，自信寶刀未老，只要國家需要我，誓竭全力，隨分報國。

目前國家雖處於艱困之中，但在蔣總統經國先生領導下，全國出現一片蓬勃朝氣，祇要大家共體時艱，認清當前之處境，敦品勵行，埋頭苦幹，為國家、為社會貢獻出良知良能，激發高度責任感、榮譽心和愛國情操，當可滙為磅礴巨流，宏大聲勢，早日收拾舊河山！

滬上往事

萬 墨 林 著

一至四冊合售二百八十元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